

“五月风暴”50年前重创法国

尽管法国政府4日紧急作出“暂时冻结”燃油税上调的决定,但持续的法国“黄背心”抗议运动丝毫没有缓和迹象,100多所法国高中也宣布加入游行队伍。这场危机被媒体形容为“一场更令人担忧的‘五月风暴’”。的确,50年前那场扫荡全国的“社会地震”,法国人依然记忆犹新,它对法国产生的影响至今仍在延续。



“五月风暴”中,巴黎街头汽车充当“街垒”。

宁静之下酝酿着风暴

1968年的法国正处在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30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稳定在5%左右,超过美国、英国和西德。法国居民生活水平也得到极大改善,汽车、电视机迅速普及。政治上,1968年4月的民调显示,61%的受访者对法国戴高乐内阁满意,比当年1月的53%还有提高。戴高乐在1968年新年献辞中也自我夸奖说:“众多国家正在被频繁的骚乱所扰乱,我们自己的国家将继续成为有效处理这类问题的榜样。”

在空前繁荣和谐表象之下,不满的种子却在萌发和壮大。

戴高乐执政的10年中,法国通货膨胀问题没有缓解,尤其是1967年以后随着经济增速放缓,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法国工人的实际收入基本停滞,民间抱怨情绪逐渐积累。此外戴高乐执政期间,压抑环境让知识分子和年轻人反感加剧,这些因素被1968年3月15日《世界报》的一篇社论标题概括为:“法国感到厌倦。”

在这当中,大学生尤其感到迷茫与不满。二战后出现的“婴儿潮”令法国在校大学生数量从1960年的20万猛增到1968年的55万,但相应的校舍及师资配置却并没跟上,许多院校人满为患,

3/5的大学生无法毕业。另一方面,专制的家长作风无所不在,很多地方有男校、女校之分,女校学生还被禁止穿裤子。虽然政府已授权避孕药物的上市,但未得到普及。年轻人对于自由的渴望与过时的教育体系之间出现巨大裂痕……

当时学生们认为以戴高乐为代表的保守政党和高高在上的老师施加给他们过多压制。激进的青年特别迷恋与向往当时第三世界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法国大学生希望通过“造反”取得政治权力,以此挑战成人和政治权威。

“街垒战之夜”传遍全国

这些矛盾与不满最终因一件小事而爆发出来,随后如风暴般席卷整个法国。1968年5月2日,巴黎西郊南泰尔大学的学生展开了反越战及反帝国主义的抗议,校方停止课程并关闭学校,“五月风暴”正式掀起。

5月3日,南泰尔大学原先所属的索邦大学被400名抗议者占领,校长在未经协商情况下直接要求警察进驻学校维持秩序,这违背了“警察不入学校”的法国大学传统,严重刺激了学生,也引起教授和知识界同情。警察与学生发生的对抗中,500多名学生被传唤,27人被捕。6日,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和高校教师工会号召罢课罢教。8日,学生团体高唱《国际歌》上街游行,警察挥舞警棍,使用催泪瓦斯镇压,激烈冲突导致422人被抓,超过900人受伤。法国共产党、劳

工总联盟、法国工人民主联盟等政党及工会组织均表示应该支持学生。

5月10日,情形发生重大转折。当天5万多人走上街头,人们用栅栏、汽车、工地建材、水泥袋、脚手架等筑起街垒。抗议人群与警察展开激烈冲突,对峙持续到次日清晨,数百人受伤,200多辆汽车被烧毁。就象征意义而言,街垒战将学生们变成了“巴黎公社社员”,这成为“五月风暴”的符号。“街垒战之夜”的消息传遍全国后,里昂、南特、斯特拉斯堡等地学生纷纷响应,舆论也一边倒地支持学生。

但此时戴高乐还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峻程度,依然按计划访问罗马尼亚,情况迅速恶化。13日,法国几大工会发起联合罢工支援学生。工会代表和学运领袖并肩游行的队伍中打

出了“学生、教师、工人团结起来!”“戴高乐辞职!”等标语。作为20世纪法国最大规模的游行,工会估计有100万人参加当天的抗议。5月20日后,示威变成全国性罢工,停工人数在22日达到1000万。铁路、公车停运,银行停业,邮递员罢工,博物馆、电影院纷纷关门……整个法国几乎陷于瘫痪。

面对突如其来的大罢工,工会也显得措手不及,他们与法国总理蓬皮杜在27日签订《格勒奈尔协议》,内容包括上涨35%最低工资、提高平均工资10%等。但是由于左翼政治人物表态支持罢工示威,“五月风暴”由最初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演变成左翼胁迫戴高乐下台的政治运动。左翼联盟领袖密特朗5月28日宣布,如果戴高乐下台,他将参加总统竞选。

对法国社会影响深远

戴高乐很明白自己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为防备示威活动进攻爱丽舍宫逼他下台,他在1968年5月29日秘密前往联邦德国的巴登-巴登法军驻地,与法国驻德武装力量总司令马叙进行了商谈。马叙曾在阿尔及尔发动政变,推动第四共和国终结并促成戴高乐重新掌权。得到他的效忠后,戴高乐在30日回到巴黎并发表了讲话。为解决危机,他宣布解散议会,呼吁法国人发挥公民精神,重新举行选举支持民选政府。

戴高乐公开讲话之后,近60万人走上街头表示支持,否

定了密特朗的政治野心。之后虽还有零星抗议活动,但已不成气候。在6月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戴高乐的多数派获得国民议会3/4的席位。戴高乐随即任命新总理积极进行学生与社会要求的各项改革。轰轰烈烈的“五月风暴”告一段落。

戴高乐惊险化解危机,但并没有将民意转化成对总统的支持。1969年4月28日,法国民众在公投中否决了戴高乐提出的政改计划,心力交瘁的后者随之辞职,并在18个月后病逝。

法国学者认为,“五月风暴”

属于二战之后西方社会中爆发的最大规模社会运动,但它是“由下而上”的自发运动,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更没有统一组织。当年最重要的学生领袖之一哥本迪本自己也认为“五月风暴”充满不确定性,他特别庆幸没有推翻当时的法国政府,否则可能会变为“国家灾难”。当然,“五月风暴”之后出现的女性解放、社会开放、劳资关系改善、政治空间更宽松、民主参与意识更强烈等进步,也被法国人认为是这场运动留给他们的宝贵财富。

本报综合消息

据美国《科学》杂志近日报道,实验室培育的肉类产品,俗称“人造肉”,很快就会出现在美国人的餐桌上。美国农业部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近日宣布,他们将联合对这种肉类的生产进行监督,以便其可以被安全地出售给全国各地的消费者。

这两家机构发布的一份联合声明表示,他们将共同努力“培育这些创新食品并保持最高标准,以维护公共健康。”

根据分工,FDA将负责监管制造人造肉所需细胞的收集、储存和培育;而美国农业部主要负责食品的生产与贴标签工作。

实验室培育出来的肉类有何特殊?为何需要两大监管机构联合监管?这种肉类在走向消费者餐桌的路途上,还会遇到什么“拦路虎”?

“人造肉”好处多多

要想在实验室培育出人造肉,首先需要进行活检,也就是从一只动物身上提取一块组织或器官——通常是用针,获得干细胞,然后将干细胞放入培养皿中繁殖,得到肌肉组织。

需的监管框架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称,FDA将负责管理细胞在实验室的整个过程,这是该机构的传统职能权限。在这些阶段之后,就要由农业部接手了,它将监督产品的生产与贴标签环节。“该监管框架将利用FDA在管理细胞培养技术和活体生物系统方面的经验,以及美国农业部在管理供人类食用的牲畜和家禽产品方面的专业知识。我们相信,这一监管框架可以成功实施,并确保这些产品的安全。”

美国优质食品研究所负责人杰西卡·阿尔米说:“我们相信,这两个机构能够相互协调,保证通过细胞培养得到的肉类对消费者无害并且贴上正确的标签,完全不需要为此制定新的法规或者额外条例。”言下之意是:要将实验室制造的肉投入市场,任何新的法律框架都是不必要的。

目前,美国农业部和FDA正在积极优化技术细节,但他们说,他们有权协调各自的监管系统,以便不需要额外的立法。

对此,阿尔米难掩兴奋:“这两

“人造肉”将端上美国人餐桌



实验室培育出来的肉类有很多好处。首先,这将消除对培育和屠宰动物的需求。要知道,仅在美国,每年就有大约90亿只鸡和3200万头牛被宰杀。

此外,它还有助于抑制气候变化,因为农业,尤其是肉类生产,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当然,如果实验室培育肉类技术能够成功推广,还会让相关人士赚得盆满钵满,获得巨大的经济回报。

2013年,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的生物工程学家马克·波斯特创造出有史以来第一块人造牛排。随后,人造肉引来无数投资资金,众多私营公司,包括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和PayPal创始人彼得·泰尔等在内的知名投资者,都对其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在推动其商业发展方面付出了不少心血。

比如,2017年8月1日,专门研究利用素食食材制作牛肉饼的公司“不可思议的食物”(Impossible Foods)宣布,其获得了来自新加坡基金公司淡马锡、比尔·盖茨、科斯拉风投等投资公司和个人共计7500万美元的融资。

双管齐下确保最高标准

但迄今为止,这些人造肉产品如何从实验室走向消费者的菜篮子,并最终被端上餐桌,一直面临如何监管的问题。不过,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11月16日,美国农业部与FDA正式就实验室制造出来的肉产品的商业化制定了规则框架。这在全球尚属首次。

今年10月,FDA与美国农业部召开会议,讨论了实施食品生产所

个部门为可预见的透明管理提供了如此的便利,这对该工业是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迹象。”

来自养殖肉类初创公司“新时代肉类”(New Age Meats)的布莱恩·斯皮尔斯则表示:“(新的监管框架)减少了不确定性,使我们能在美国开发创新技术,使肉更美味、更健康、更可持续。此外,联合框架还使我们能更快地提供更多研发和制造岗位。”

价格高企仍是“拦路虎”

不过,人造肉在迈向餐桌的道路上还面临着另外一只“拦路虎”:高昂的价格。2013年,波斯特创造出的第一块人造牛排的生产成本高达25万欧元(约合200万元人民币)。

法国全国农艺研究所研究主管让-弗朗索瓦·奥凯特表示:“虽然成本肯定会大幅下降,但那也很难进入到工业阶段,除非取得技术突破。”

美国、荷兰、以色列等国的好几家新兴企业目前正致力于破解这个难题。此外,还可以寄希望于农产品加工业的大量支持,其中最大的支持者是泰森风险投资公司,这是美国最大的肉产品公司泰森食品公司旗下专门进行风投的企业。还有嘉吉公司、谷歌或前面提到的比尔·盖茨等。加州新兴企业Just因为生产不含鸡蛋的蛋黄酱而闻名,它自2011年创立以来已经筹集了2.45亿美元资金。

阿尔米补充说:“以色列、日本和新加坡等国政府已经对这种食物技术表现出非常大的兴趣。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吃上美味的人造肉。”

本报综合消息